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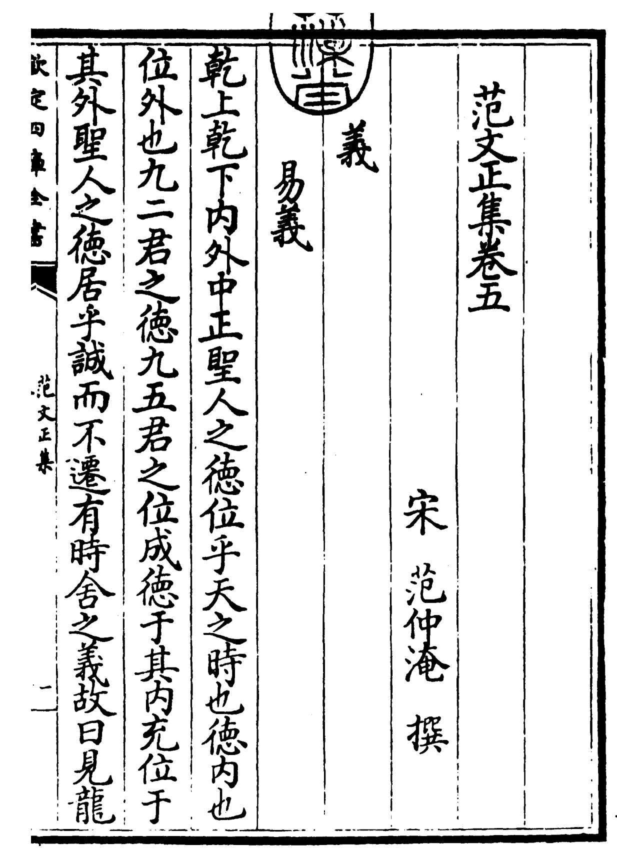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范文正集卷五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范文正集卷五

宋 范仲淹 撰

義

易義

乾上乾下内外中正聖人之德位乎天之時也德内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内充位于其外聖人之德居乎誠而不遷有時舍之義故曰見龍

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見大人天下文明君德也聖人之位行乎道而不息有時乘之義故曰飛龍在天位正於上故曰利見大人乃位乎天德於是乎位矣或者泥於六位之序止以五為君曾不思始畫八卦三陽為乾君之象也豈俟於五乎三陰為坤臣之象也豈俟於四乎震為長子豈俟重其卦而始見於長子乎明夫乾君之象既重其卦則有內外之分九二居乎內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餘爻則從其進退安危之會而言之非必

自下而上次而成之也如卦言六龍而九三不言龍而言君子盖龍無乘剛之義則以君子言之隨義而發非必執六龍之象也故曰易無體而聖人之言豈凝滯於斯乎

咸陰進而陽降（兌陰卦艮陽卦）上下交感之時也與泰卦近焉（泰卦天地交而萬物通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然則泰卦三陰進于上三陽降于下極於交而泰矣故曰萬物通咸卦陰進而未盡達也陽降而未盡下也（下卦猶有二陰上卦猶有二陽）感而未至于泰

矣故曰萬物生而猶未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之無窮而能至乎泰者也感而不至其道乃消故至騰口薄可知也

恒陽動陰順剛上柔下震陽也剛動于上巽陰也柔順于下上下各得其常之時也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臣處下理之常矣上陽卦天與君之道也下陰卦地與臣之道也男在外女在內義之常矣震為長男巽為長女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諸卦多以有應為吉此卦六爻皆應而爻無元吉者何也夫吉於

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矣故以剛柔皆應爲常而不以獲應爲吉是以士之常也在於已不在於人諸侯之常也在於政不在於隣天子之常也在於道不在于權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堯舜爲仁終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

遯陰進陽退二陰進之於内四陽退之于外柔佞入而剛正出君子遯去之時也夫柔勝於剛則小人制君子矣辱可逃乎柔未勝剛則君子辱可遠也未見制於小人焉此卦二陰

而四陽柔未勝剛小人始浸而長也君子知吉之先辨禍之萌思遠其時也可不遯乎故遯之為義尚乎遠也是以最在内者有遯尾之危最在外者有肥遯之利子曰知幾其神始可與言遯也已矣

大壯剛以震而陰摧內剛外震二陰剝焉君子威而小人黜政令剛嚴之時也陽於陰為大也陽進陰退大者壯而小者喪矣夫雷在天上萬物以震威行天下萬邦以恐天地之壯見乎雷聖人之壯見乎威壯而不節於天下暴矣

壯其喪矣是以君子非禮弗履以保其壯也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體剛而處巽乃復獲乎貞吉餘爻皆不克全其壯也已

晉順而上行奉于文明坤順也離明也君子嘉遇顯進之時也夫上無文明賢斯遁矣今文明麗于上君子可不進乎其進也柔順內融內卦坤也有柔順之義則上不拒其逼矣故曰晝日三接也英華外著外卦文明有英華之德則衆不疑其行矣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蓋明出地上如日之升君子當

其象也宜復昧哉其伊尹之時歟
明夷陰上明下其義病矣火入地中其光翕矣蔽賢傷
善之時也夫文明在上則賢者遂進文明在下則善人
用傷其商之末世耶君子用晦然後免於其難然則文
王其不用晦乎何以嘗幽之耶文王蓋有國焉德加於
人晦之難也故以文明入於難終以柔順而出矣箕子
雖無政焉而最近於闇故自辱其身以晦其道然後乃
免故文明在下難哉聖賢其猶病諸變斯時者惟九三

乎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歟

家人陽正於外謂五陰正於内其二陰陽正而男女得也也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内禮則著焉内卦明也順乎其外孝悌形焉外卦順也禮則著而家道正孝悌形而家道成成必正也正必成也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悌大興焉何不定之有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然則正家者貴閑其初也故初九有悔閑得其道乃首得悔亡至于

九五王假有家則天下化成故勿恤而吉也

睽火炎澤潤其性不同炎從上潤從下其道違而不接物情睽異之時也陰陽不接而天地睽日月不接而晝夜睽禮義不接而男女睽君臣不接而上下睽情類不接而萬物睽夫然則天地萬物之理從何而亨乎故睽之時義不可久也必變而通之合睽以成其化天地睽也而陰陽合焉其體睽其義合晝夜睽也而日月交焉男女睽也而禮義成焉上下睽也而君臣會焉萬物睽也而情

類聚焉夫未合之時體乖志疑動虞寒難求援而濟者也故其爻皆以有援免至于上九睽極而通則說弧遇雨羣疑亡也

蹇止於險中險難在前未可進之時也觀其名與屯卦近焉屯亦難也然則屯已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猶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惟二為王臣得位應五君在險中而與巳應始可匪躬而往焉餘皆往蹇而弗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其庶幾乎

解動乎險外出險散否之時也小人為險君子乃否小人既退君子乃振故六五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是故天地否散雷雨並興聖賢否散慶施遂行武王發粟散財其有解之時也矣

損山澤通氣（艮為山兌為澤）其潤上行取下資上之時也夫陽實也陰虛也下卦二陽上卦二陰取陽資陰以實益虛者也虛者反實則實者反虛矣然則下者上之本本固則邦寧今務於取下乃傷其本矣危之道也損之有時

民猶說也（兌為說）損之無時澤將竭焉（兌為澤）故曰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無他下涸而上枯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斯之謂歟

益剛來而助柔損有餘而補不足（上卦陽多故曰有餘下卦陽少故曰不足）自上惠下之時也天道下濟品物咸亨聖人下濟萬國咸寧益之為道大矣哉然則益上曰損損上曰益者何也夫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是故謂之損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是故謂之益本斯固矣幹斯

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長矣下之益上則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則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是故木以動也上木下動涉大川而無患雷風與也上風下雷興萬物而無疆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

夬一陰處高而羣陽伐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時也時皆剛正柔佞豈得而據乎夫君子道微之時法令常密而或失之者何也内有小人也小人道微之時法令常顯而無忌者何也内皆君子也此卦一柔而乘五剛

危可知矣五剛而決一陰易可知矣故揚于王庭而不忌賞罰明行之際敷舜舉八元而去四凶此其時矣

萃澤處於地兌為澤坤為地其流集矣上說下順其義親矣物情和聚之時也上以說臨下下以順奉上上下莫不聚乎天地亨而萬物以類聚大人亨而天下以義聚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彖言剛中而應者取其上下相應以成萃聚之義而已若夫萃天下者豈私其應哉必也以虛受人然後能萃其天下故九五以大人

之位而匪孚者以其應之於一不能盡天下之誠惜哉無私則至矣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為基木始生於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而至于大寶賢者日崇其業而至於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初則大吉二則有喜三則無疑四則用亨五則貞吉惟上六極而猶升則為冥昧若能知其消息猶可為利故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水在澤下澤方竭焉其道不加於物君子困窮之時也夫水者浸於外而後施於物今伏於其内何施之有是則川澤竭而伏其流君子困而隱其道困於險而不改其説坎險也兌説也其惟君子乎能固窮而樂道哉苟不安其困欲尚口而去之窮斯甚矣知此時者卷而懷之極然後反其困必亨故曰困亨夫子之於陳蔡也豈其憂乎

井木爲泉之底井道治而其施外彰君子居德遷惠之

時也夫井居其地而不可改其泉之出也無所不利君子居於德而不可移其惠之遷也無所不仁唯井也施之而不窮存之而不溢惟德也常施於人而不見其虧獨善於身而不見其餘故曰井德之地不其然乎

革火水相薄變在其中聖人行權革易之時也夫澤有水則得其宜今澤有火是反其常矣天下無道聖人革之以反常之權然而反常之權天下何由而從之以其內文明而外說也內卦文明外卦兊說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亂

以天下之說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無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聽矣其湯武之作耶苟道德不去雖湯武日生當為天下之助何反常之有焉

鼎以木順火鼎始用焉聖人開基立器之時也夫天下無道聖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興制作興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鼎為義表時之新也湯武正位然後改正朔變服童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務其此之時歟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聖人之新為天下也夫何

盛焉莫盛乎享上帝而養聖賢也享上帝而天下順養聖賢而天下治不亦盛乎

震雷相從而興威動萬物内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懼之時也萬物震其道通焉君子震其德崇焉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於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違則百行弗罹于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六二震來而喪貝履於危也六二乘剛夫震者長子之道也長子有威驚遠而懼邇然後能主宗廟之器而祭

祀不輟也夫

艮山相當而各止其所內外不相與六爻皆無應上下靜止之時也天地動而萬物生日月動而晝夜成聖賢動而天下亨今其止者君子理不可動之時也故此卦無元亨貞之德者以其道不行焉然止之為道必因時而存之若夫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

孰能與於此乎

漸山上生木日益其高君子漸進之時也夫内止而不躁外巽而不争以斯而進不亦漸乎長女得位乎其外故曰女歸吉然則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徳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於在天坤陰漸進而至于堅冰天地不能踰而况於人乎茍内不止而躁外不巽而争則失漸之道犯時之忌豈正邦之

有焉

豐文明以動無往不亨王道開大之時也夫雷電之至隱者彰而否者亨聖賢之造困者通而幽者顯於是制乎禮以序天下之倫作乎樂以興天下之和物物昌而無不大也是以謂之豐然則日之動也（下離日也上震動也）豐于正中焉文明之動也豐于皇極焉過乎正中日斯昃矣過乎皇極文明虧矣故曰宜日中進於大而戒于盈也

丕哉

旅火麗山而不久其處君子羇旅之時也君子羇旅之時處無其位何能與物大通然則内止而不動于心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適旅故得小亨而貞吉夫旅人之志卑則自辱高則見嫉能執其中可謂智矣是故初瑣瑣而四不快者以其處二體之下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者以其據二體之上高而見嫉者也二懐資而五譽命者柔而不失其中者也君子旅之時也道其然乎

巽風從至而物莫之違上下皆順命令宣行之時也夫上下弗順雖令不從今上下皆順故可申命而行事也若夫巽之為德其失也偽非君子體之則入乎柔邪之道矣觀其名雖近於謙焉然則謙之為體內剛而外柔（謙卦坤外艮內坤柔而艮剛也）降於禮而不降於德者也是以亨君子有終巽之為體內外皆柔可以行權未可以終義惟五以中正而志行乃得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是故謙之六爻皆無凶咎巽之六爻則美惡半矣

兊澤重潤而上下皆説君子推恩敷惠之時也夫説萬物者莫説乎澤今復重之民説而無疆者也勸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敷惠則順乎天應乎人而王道亨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勞威以犯難民重其死故周文為臺而人謂神靈者忘其勞也楚子下令而人如挾纊者忘其死也然則説之為德其失也佞上下皆説之時必内存其剛正然後免佞之情故曰説以利貞

論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鑒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從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堯設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

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呂望周公握髮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築臺募士而智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桀紂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喪亂之禍哉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陳平之

徒秦失之亡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廸後人其勤求人材如是之急也然則求之之道不可一端臯陶贊禹曰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真偽則可知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性寬洪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慤愿而恭恪亂而謹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為毅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彊而

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孔子之門人目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也(顏淵聞一知十)二曰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子貢使於諸國而不辱君命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經緯天地曰文禮樂典章之謂也游夏能述之者也)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廷庶位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則可與治國家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惡而全一身

故聖人以俊乂為得不以柔訥為行如以柔訥為行而寵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則秦失張陳隋失房杜豈不悞天下之計哉

近名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為善無近名言為善近名人将嫉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禄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

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襃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耶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義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義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

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徳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奬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王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内立公卿大

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辯之夫執持典禮脩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内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脩方畧威夷狄此將師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搢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傜役平賦歛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

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注云制之由君也晉委三卿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趙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爲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于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于

宦官故姦雄競起以去惡爲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
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
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
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爲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
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
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
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爲矣言路已絶故至祿山犯闕鑾
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

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

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材譏嫉者衆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㫖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

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畧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争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于下而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駮司使制勑無得悮者此又推委無為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

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禄不足為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議

上攻守二策狀

臣某言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完盛絶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鈔掠賊之巢穴㝠阻河外非有奇將不能遠襲至若寇常併兵來擾一路

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畧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為功既不能大振兵威故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効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煩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縣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未利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冀有所補而才識迂昧終無發明今采於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望其必行

在朝廷以衆論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㫖指揮交付梁適齎迴赴闕者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竊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慶二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意據守之謀漢兵纔迴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

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選馬步一萬八千軍外番兵更可得七八千人　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强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拒者併兵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如舊城已險因而增脩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名帶甲之兵熟戶强壯兼其土役昨奉朝旨令修緣邊城寨臣以民方稽事將係官閒雜錢并勸令近上人戶以顧夫錢散與助功兵士充食錢其帶甲兵士翕然情願諸寨並已畢功俟城寨堅完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

范全趙明以按撫之范全今為麒麟副使慶州北部巡檢趙明今為東頭供奉官柔遠寨蕃部巡檢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名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寨八十里西南去柔遠八十里白豹西去柔遠五十里南至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勇決身先者居其前王信狄青劉拯劉貽孫張建侯范全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任守信王達王遇張宗武譚嘉震王文恩王文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後張信王遇張忠

郭逵張懷寶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璨劉兼濟臣李緯張繼勳楊麟

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二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千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番部并就糴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番部與明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徑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北接賊疆多懷覬望又

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黄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黄河倒來麟州策應盖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徑過道路已上三處内麟府一路臣不曾到彼乞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可見山川道路次第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為稍便臣謹議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絶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而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

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廪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鞋銀饋輸滿道千里不絶國用民力日以屈之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狄縱降塞垣須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充國興屯田大穫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廪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

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役其人氓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餘羨中糶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

功相遠矣少田處許蕃部進納荒田以遷資酬奬或量給價直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充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臣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之衆困於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

故屈已含容不為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一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内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消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内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于大樂故著于律書為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

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謹議

答竊議

漢高祖以黃金四萬付陳平而不問其出入時陳平未有功也唐高祖將斬李靖而恕之時李靖未有功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效也我太祖嘗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心優恤其家厚其爵祿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迴圖特免稅筭聽其召募驍

勇以為爪牙茍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命將帥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之甚厚凡軍中事悉許便宜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由是邊臣悉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每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故兵力雄盛武功蓋世由此而致也今滕宗諒為一路經畧安撫使兼兵馬都部署以公用

錢迴圖管設使命將校并蕃部酋豪或贈遺官員游士而梁堅彈奏滕使過錢十六萬貫有數萬不明及置獄研窮纔用三千餘貫復有所歸無分毫入已是未見貪吏之狀也宣撫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目擊軍民蕃部等借留滕侯遮壅於道足下何得謂之豺狼主上仁聖不深罪宗諒張亢二人仍降詔誕告邊臣依祖宗故事使迴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憲不知内朝有此詔命聞羣口横議遂伏閤請加責二人以正憲律既下法寺

則宗諒合贖銅而不當去官是前斷已坐亢罪將公用錢并酒散與軍人當更追一官又朝廷既已降詔貸之亦難反汗足下責我保庇此人固不敢避自古文法常害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北之憂孜孜求人以捍大患帥臣用度小過不害邊事居輔弼者固當竭力辨明恐誤朝廷機事為天下之憂豈暇私於二人哉昔匈奴辱漢使者蓋不一也唐賢使于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李回皆成大名近邵良佐使于元昊廻日改官賜服色報

其勞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湍朝搢紳無一士請行朝廷名張子奭乘驛而至又選王正倫副之皆敢行不懼既不懼矣觀其辯論學術可為之使乃遣將命暨還得元昊書疏頗順於前願去號稱臣又能減數節事體且沙漠窮絶入不測之地既能忘生又不辱命朝廷擢進兩資不可待以常調也元昊素貪利未厭心兵擾絶塞此戎人之常態非子奭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談時政皆謂不能拔人限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之賢及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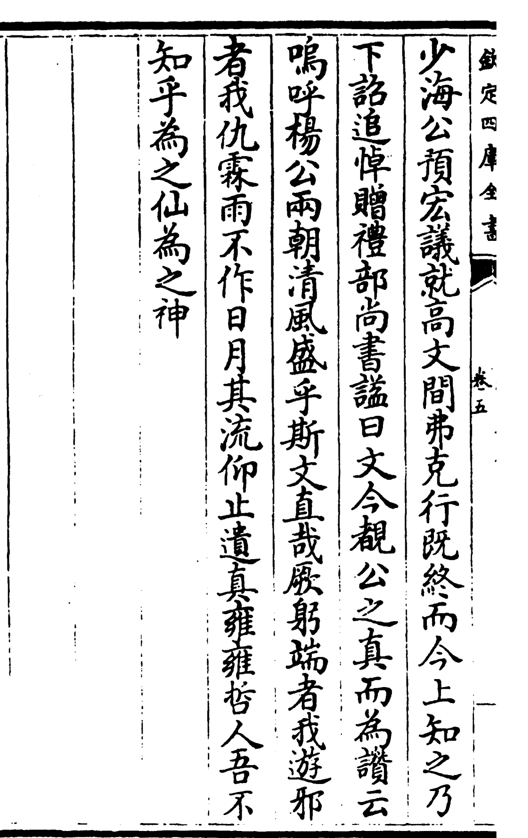
殊命越一等則皭然聚議以為過優何薄之甚耶

讚

楊文公寫真讚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于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名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薦當清近終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為己任由是東封西祀之儀脩史脩書之局皆歸大手為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游蓋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

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輔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之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真宗不豫中外為憂萊公將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



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間弗克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謚曰文今覩公之真而為讚云

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遊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雍雍哲人吾不知乎為之仙為之神

范文正集卷五

范文正集卷六

宋　范仲淹　撰

頌

皇儲資聖頌并序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離則大人有繼明之體以言乎震則元子有主器之威何則體以繼明而萬邦久照威以主器而七廟大寧其況登監撫之期資聖神之

政者哉國家輿皇統紹僊源寶葉茂昌靈根善固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際皇宗之徳也文明以健景臨萬有聖上妙體乾元光御人極應上真之道撫大寶之運華親肅睟美俗昭明尚周文之文而百官懋徳下漢武之武而四夷懐恩於是覺神洛以朝先因心之至也啟帝符以升中動天之著也如報厚徳於汾壤欵大道於亳宮表開聖之都揭降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休哉曠代不舉者吾皇富有焉然猶清淨戒豫恭默思髙

觀妙自然播芳無外瑢樞麗正物有戴天之安金鑑凝明人咸挹日之景若夫道德之奥仁義之醇禮樂之和刑政之清無得名矣又盡善矣功成功矣事無事矣聖子神孫其法象之矣居一日羨三公登東塗皇帝若曰眷惟元子萬邦重器道心之微必究王業之難必知性習惟其初左右惟其賢爾周爾名往師傅焉講善體政欲有覲焉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神靈幼而岐嶷而復累藩邸踐儲副奉見清廟載禧圓

丘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物也矣皇太子乃夕惕欽命未明而興儼觀東朝齊立西面與夫股肱優老羽翼令人講帝皇之風參天人之理遐燭安危之轍眇窮得失之源曷嘗不力仁而民懷作德而祥降於是消息乎九範經營乎五典與治與亂警策而弗迷惟時惟幾佩服而深諭此道心之微也蓋究詳於妙慮其於中外之務光大之政則賢必尚爵功必厚祿謀一令思以敷天下之祐議一賞思以起天下之善舉一刑則必悵然有不

忍之心暴何端而興矣接一士則必慊然有好直之心佞何階而進矣天下欲以富利而弗奪也欲以壽養而弗傷也欲以固信而弗欺也欲以安靜而弗擾也期于無盜責之于衣食期于無刑求之于禮義禮義既充熟而成風然後天下熙熙而遂樂也無窮然則上世聖賢未嘗不勉而後至慎而後寧故書曰勗哉庶其至矣詩云戒之慎之保其寧矣此王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輔而去之矣若性習左右可得而言聽哲自天誠明見

志其始也后稷玩于播殖仲尼戲于俎豆爰發五勝之辯實宣三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書在御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太傅居前少傅居後而能幹蠱天家代工王室美四方之事資萬機之聖識者曰正斯嗣也明斯德也由斯道也天意人事章章乎豈符讖而後著也惟聖源深長天道輔相歟非天私我有宋惟天祐于一德昔陶唐氏之與舜也歷試諸艱三十載而堯德益明天下益治今斯時也然奚若吾君之嗣之美矣君子有言曰

巍巍乎皇之有成功也哉郁郁乎嗣之有成德也哉樂

聖者係之頌云

粵自黄靈爰及炎宋巍巍天造縣縣帝統神武之祖文明之宗元基不拔盛業來重我后御極吾民敏德盛節交舉庶彚咸殖萬邦作孚百神受職允也時雍何哉帝力王假有家乃建承華三善靡忒二對何嘉日光月輪山輝海潤相見乎離蓋取諸震帝均其勤撫國監軍天授英悟日章温文乃左乃右惟仁惟舊稼穡斯憂艱難

思究授人惟材進人惟德刑也以薄思也以直屈者其伸勞者其逸言思逆耳道務前滕王振金相英聲茂實緜若壽域熙如春臺守之而已仁遠乎哉天業昌兮天家光兮聖有嗣兮明無疆兮皇心之寧兮黔首之康兮祖宗之靈兮子孫之長兮金石在廟兮頌聲洋洋兮

泰州張侯祠堂頌 并序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汝頻之奇以文武事朝廷為勳臣於四方而嘗戰守泰塞制勝非一招降屬寇全活

甚衆撫南夷以乂遠俗使北疆以尋大信光華之命所
嚮疑績天禧中國家以鹽鐵饋運之計重於東南命公
領之於茲八年公夙夜不懈闕政咸舉初淮浙之間鹽
民告困海利云剝公請振崇泰楚三郡亭人歲增課數
十萬石三郡鹽課虧者十年公訪其利害請加買直蠲積負行數事以蘇之課乃大增興杭秀
海三郡鹽場歲入課四十萬石又嘗蘇秀間太湖漲溢
害於甫田公請導入于海復租六十萬石白沙郡大江
之北有灣數里風濤為險舟檝不利公於是開長蘆西

河以濟之又高郵之北漕河屢決阻我糧道破我農畝

公於是作隄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增損以均灌漕焉

惟玆海陵古有潮堰舊功弗葺驚波薦至鹽其稼穡偃

其桑梓此邦之人極乎其否公堅請修復乃興厥功横

議嚻然僅使中廢公又與轉運使胡公再列其狀朝廷

可之仍許兼領是郡以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二載之秋

畢工於六載之春既而捍其大災蠲其積負朞月之内

民有復諸業射諸田者共一千六百戸將歸其租者又

三千餘戶海陵民因潮之患而倚閘其租者三千餘戶天聖四年勅依制置司奏候堰成日定奪今漸復焉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洽于民心於是請

肖公之像以奉于祠期子孫之不忘乎秉筆者故作頌

焉

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鑒洞毛髮誠揭日月建利除孽代

天工發海陵噭噭古防弗牢萬頃良膏歲凶於濤民焉

呼號不粒而逃公閒憯怛乃按乃察草奏屢達狂議四

遏心過金鐵對天不奪宸聽既聰宰謀既同展矣胡公

協力諧忠兵民交克興防之功盤盤偃偃百里而遠雲矗不散山亘不斷如天作限莫萬家產朝以公賢兼于蕃宣傷者我全疾者我痊逋亡幾千咸復于田公義不爽欲報彌廣建牙列壤將有攸往衆圖其象以永瞻仰列星之精列嶽之靈儀焉亭亭神焉熒熒居千百齡此邦鎮寧既寧既聚濤莫我若比比牖户鱗鱗塲圃而翁而豎于歌于舞天子穆清諸侯經營民兮樂成穀兮登盈作為頌聲告于神明

述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以東朝舊德右弼上賢將啟東鈞之猷尚圖分政之任善下成乎江海養浩充乎天地誠明之際無隱不及居一日曰祖宗之都儀刑萬邦道德之所興禮樂之所出風化不作四方何仰哉乃首訪膠庠躬省絃誦敦六籍以恢本發四科以彰善於是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士為聲詩登周

名之美既而丘園初秀闕閲令嗣𢍆𢍆允集濟濟如歸
沛國朱生世嚴冠冕幼苦霜露憫先構之將墜忽中陵
之見育公特命就學果知向方豹以革而有文鴻亦漸
而無咎公又嘉其遷善以從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
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言能體中而行特從
於道以斯而復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庶左右於名矣
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
乎忠子則由乎孝行已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

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與學者道之器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不以君子乘之則滑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慎之哉噫子未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見其寶汩焉而莫朝於宗子既預於教也克學而

神悟如金之在鑄如騷之方御躍焉可成乎美器騰焉
可致乎夷路者也其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畝畆
名不登搢紳之議目弗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遇之甚哉
朱生進德有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之列乃被巖廊之
知此何遇之甚哉繄爾門之濟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
論者曰公之旨也豈徒正爾之名盖將成爾之德激清
學校騰休都邑俾夫多士聳善庶邦成流格美俗于詩
書被頌聲於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英抑公

之盛德乎朱生振迹於盛德之下發名於善教之始何必申繻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榮褒者哉當夙夜懷之不墜我公之令訓也其庶幾乎

序

太清宮九詠序

譙有老子廟唐為太清宮地靈物奇覯者駭異歷代嚴護景概所存若靈溪渦河九龍井左紐再生昇天檜皆附于圖籍發乎咏歌而風人之才難其破的余友曼卿

將命斯來實董宮事嗜道之外樂乎聲詩覽靈仙之區異其八物並以宮題而成九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秘破堅發奇高凌虹蜺清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以氣為主此其辨乎刿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乘文而名遠如揚子雲之鯀竹王文孝之靈光孫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時騰照千載者矣嘅彼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長久後果動君子之風雅以發乎名刿人也庇聖賢之道則能高明果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之者得

無起歟高平范仲淹序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某典姑蘇郡一日有吳僧定惠大師宗秀者發龍山渡松江駐錫于門出致政侍郎安定公本道討使太原公二書偕曰師往無他有朝中送行詩請為序引以示方來爾某既不得謝乃叩其端師自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事隱于靈巖多歷年所晩歲㳺名公之門然亦未嘗及利天聖中大丞相東平公清河公憐其舊奏賜紫方

祀號定惠乃告歸故山又以詩寵之既而薦紳先生咸有贈章將勒堅珉期於不墜其感其說志其事且知上人之隱盛於吾儒之隱逺矣士有氣吞芝蘭才奔風雲精貫乎天人神馳於古今燭治亂興亡之機席法度教化之倫道通巖廊跡墜林壑遺沒于麋鹿之羣者衆矣如近代之陸龜蒙陳陶今朝雍丘邢敦錢唐林逋或執節堅介或放詞雅逺皆四方之間人奈何道未信于三公名不熟於天子及其收遺文旌隱志而始惜其難得

斯天下義士為之長太息矣豈如金僊之流而人懷慕謝絶堂搆長揖軒冕來則談空實相號天人師去則指霞嶺嘯風林天子有賜三公有贈斯以見上人之隱盛於吾人之隱遠矣必也均是光輝以及考槃之際則聖朝無負於隱君子也矧將有取焉子夏曰主文而譎諫葢風人之職也序詩者敢有二事時景祐二年五月八日尚書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范某序

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公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於青雲之衢徐徐如也自尚書郎領侍御史知雜事日轉戰于寵辱之場者或勝而夸或殆而悲乃歎曰吾病矣不敢進寸而退尺求為會稽郡及還又請知西臺因分務于洛下朝廷高其意累遷至東宮三品悉屏去外慮於筆硯歌詩素所耽嗜亦不復為曰方逸我以老也數年間惟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爾無何先傚樂之前一日因寢覺記夢中所得詩一章名其孫景初録焉他日士

大夫求觀之仰其風旨識者謂人之將終神鮮不眹公於是時乃有正夢特歌周孔之仁義能久澤於吾民以公生平之心蹈於斯誠於斯故精義存存著於神明而不亂矣今而後知傅說騎箕尾而為星者至精之適亦何怪哉其詩曰

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其自丹陽移領會稽首途之日過郤鍊逸人溪齋因話
照湖事逸人曰客有自江夏寄唐人許鼎所撰祖先生
墓誌頗言賀監之異出而示余辭精理遠徐常侍鉉爲
之別序既抵郡訪天長觀即賀公之舊居也歎其真堂
卑陋以甚乃命工度材而新之又刻徐公所序之文以
廣遊人之觀采焉時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

述夢詩序

景祐戊寅歲某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遊甘露寺謁

唐相李衛公真堂其制隘陋乃遷於南樓刻公本傳于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之文于四方得集外詩賦雜著共成一編目云一品拾遺衛公有一品集姑臧集西南備邊錄獻替錄御臣要畧伐叛志窮愁志其間有浙西述夢詩四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在歷陽竝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褚中二十年矣願刻石以期不泯某觀三君子之詩嗟其才大名高俱見咎於當世李遇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相之功雖姦黨營陷而義不

朽矣元初以才進拜拾遺歷御史府無所畏避為執政所困者久之及天子召用書詔雅遠甚有補益之風至於與晉公相失而姦人乘之謂元欲刺裴劍則無狀然一戾正人其光墜地惜哉劉與柳宗元吕温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

絶章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㑹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内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于柳吕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故書之

尹師魯河南集序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代無窮乎惟柳末楊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

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遂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於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薦引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為陜西經畧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

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於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舁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

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稚圭為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唐異詩序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為士大夫之所尚而

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墨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宫故諭德崔公遵度時謂善琴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既沒琴不在茲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雅探幽索奇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為序焉噫詩之為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峥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

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剥悲哀為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奥講議蓋寡其或

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咏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覿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為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孑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

騷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說

四德說

易有說卦所以明其象而示其教也卦有四德曰元亨利貞雖文言具載其端後之學者或未暢其義故愚遠取諸天近取諸物復廣其說焉夫元者何也道之純者也於乾為資始於坤為發生於人為溫良為樂善為好

生於國為行慶為刑措於家為父慈為子孝為嘉穀為四靈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善之長也夫亨者何也道之通者也於天為三辰昭會於地為萬物蕃殖於人為得時茂勲於國為聖賢相遇為朝覲會同為制禮作樂為上下交泰於家為父子為夫婦為九族相睦於物為雲龍為風虎為魚水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嘉之會也夫利者何也道之用者也於天為膏雨於地為百川於人為兼濟於國為惠民為日中市於家為豊

財為富其鄰於物為騶虞為得食雞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義之和也夫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於天為行健於地為厚載於人為正直為忠毅於國為典則為權衡於家為男女正位為長子主器於物為金玉為獬豸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事之幹也行此四者之謂道述此四者之謂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故君子不去也天微四德天道不行地微四德坤儀不寧人微四德則無令名國家無四德則

風教不倫物無四德則祥瑞不生惟乾坤之德統其四者焉餘卦則鮮克備矣惟聖人體乾而行後之希聖者亦鮮克備矣堯舜率天下以仁乾元之君也湯武應天順人開國除亂履其亨而闡其利者也夏禹治水乾之成功幹其事者也體其元而兼其三者堯舜也歟後之人孰能生知宜乎跂踵而勤行矣處必親仁元之基也動能俟時亨之始也進思濟物利之方也守誠不回貞之道也四者未能兼行則出乎彼而入乎此出乎此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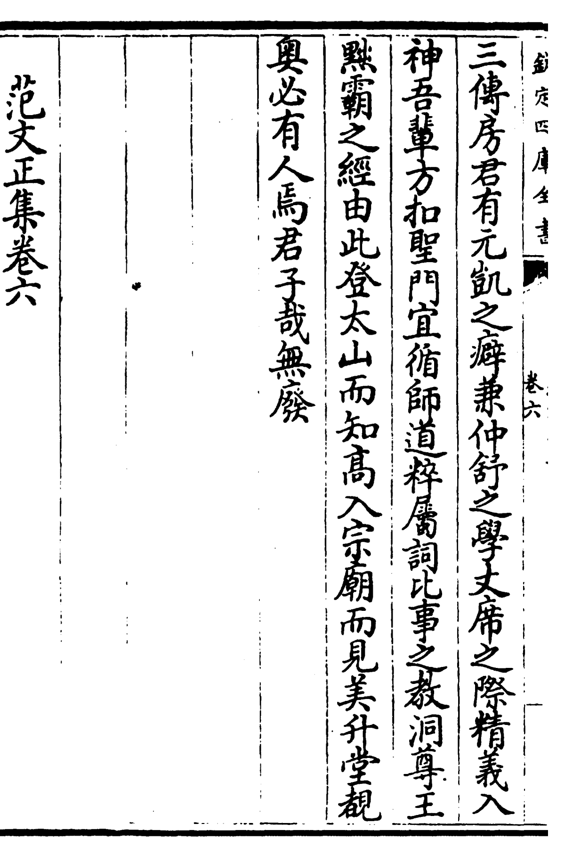
入乎彼周旋進退不離四者之中如是則其殆庶幾乎

說春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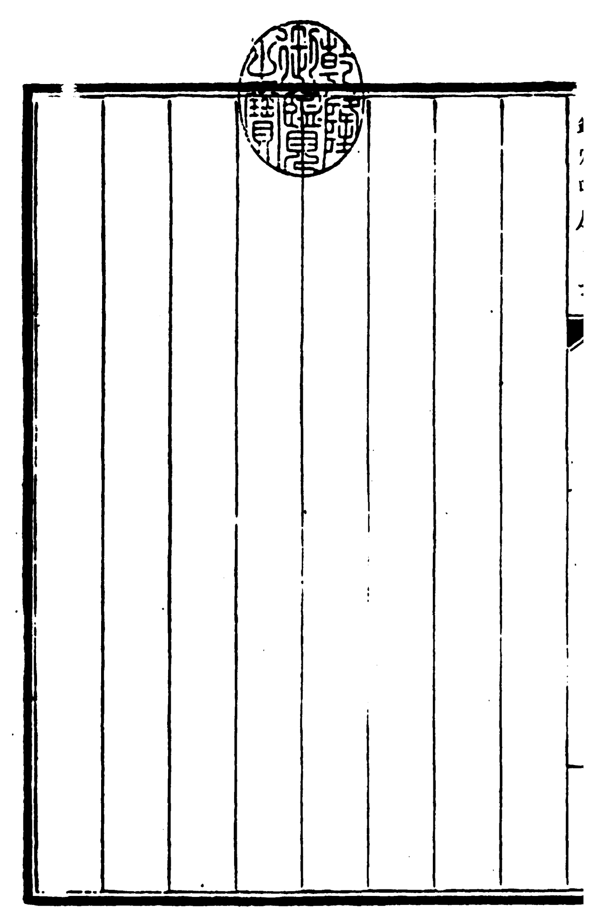
聖人之為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間華袞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頗多冰釋而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褒博者流咸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脩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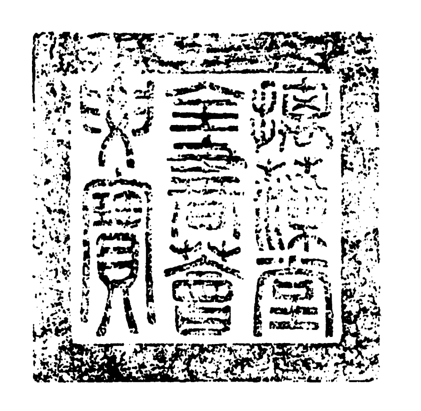
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兼仲舒之學丈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粹屬詞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覩奥必有人焉君子哉無斁

范文正集卷六



謹案卷五第十一頁後二行漸山上生木刋本上
訛止據易漸卦象詞山上有木句改
卷六第六頁前三行於是請蕭公之像以奉于祠
刋本像作儀據時兆文本改
第七頁前六行禮樂之所出刋本樂訛義據時兆
文本改
第十九頁前五行則事之幹也刋本事訛道據易
乾卦文言貞者事之幹也句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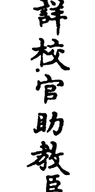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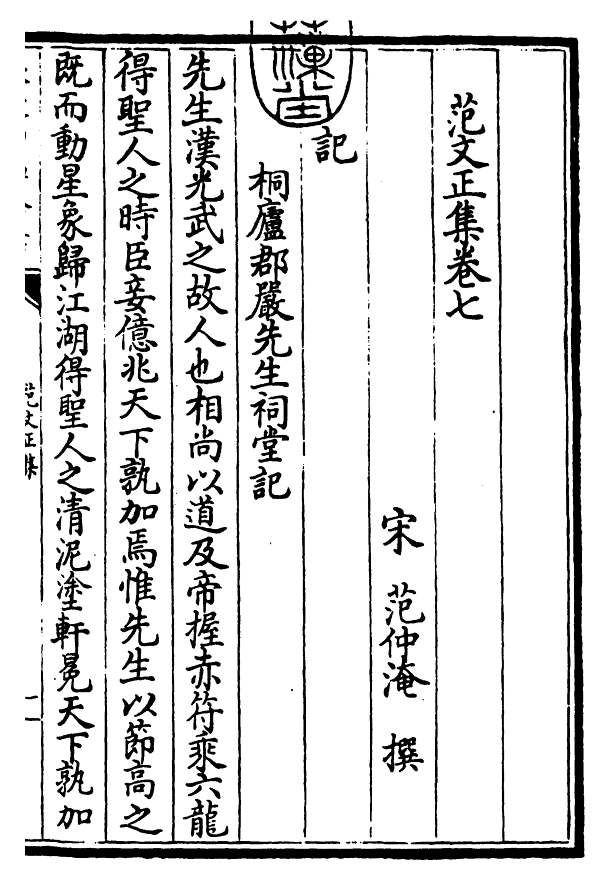
集部

范文正集卷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范文正集卷七

宋　范仲淹　撰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

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為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華虜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貢于丘園教育為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驤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原奉常

博士瀆時舉賢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職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而上真宗皇帝為之嘉歎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叅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園歸歟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雲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為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為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

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于層雲或深于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亙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為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

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金石而無愧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濟濟羣髦咸底于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戚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絶德至行高尚不仕如雎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清白堂記

會稽府署據卧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

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而闢之中獲廢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擇高年吏問廢之由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綆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咀輕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注卧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

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為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構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岳陽樓記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

其上屬余作文以記之余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

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荅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邠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粹賦于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竝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慶歷甲申歲予參貳國政親奉聖謀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羣

士一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為鄜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羣士無所安因議改卜于府之東南隅地為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優生員也談經於堂藏書於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總一百四十楹廣廈高軒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

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既改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為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師錢塘人也姓仲氏名善昇十歲出家十五通誦法華經十七落髮受具戒客京師三十年與儒者遊好爲唐律詩且有佛學天禧中詔下僧録簡長等注釋御製法音集師預選中書畢詔賜師名遂還故里公卿有詩送行師深於琴余嘗聽之愛其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纎失徽不少差遲速重輕一一而當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淫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嘗聞故諭德崔公之琴雅遠清静當代無比如師則近之矣康定中

入天竺山居日觀庵曰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餘年誦

蓮經一萬過皇祐元年余至錢塘就山中見之康彊精

明話言如舊一日遣侍者持書謝余曰吾願足矣將去

人世必藏於浮圖之下願公記焉又一日侍者來告曰

師化矣其門人中霔等葬師於塔復以師之言求爲之

銘銘曰

山月亭亭兮師之心山泉泠泠兮師之琴真性存兮孰

爲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書

奏上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詣閤門再拜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恥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

恨況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

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敕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

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以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以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闕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

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畧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不知戰爭之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

盛衰大抵常為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

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

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

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嶮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

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

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

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

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

之人授以方畧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懐報効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鬬之間拔卒為將豺狼競進真偽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

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禄為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稟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满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成大化也曁至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目為清華輔相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選出内庭逼居坊陌非唐

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至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為虛言以陳絲髮為供職三載

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不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於世大勲之後立賢為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隳頹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為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

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塡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礪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内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乃相奔競至有訟爭而況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詒今雖欒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

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儻為長久之策則願與
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為嫌當以治亂為
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
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
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
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
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
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為苛酷示天

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恥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雞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名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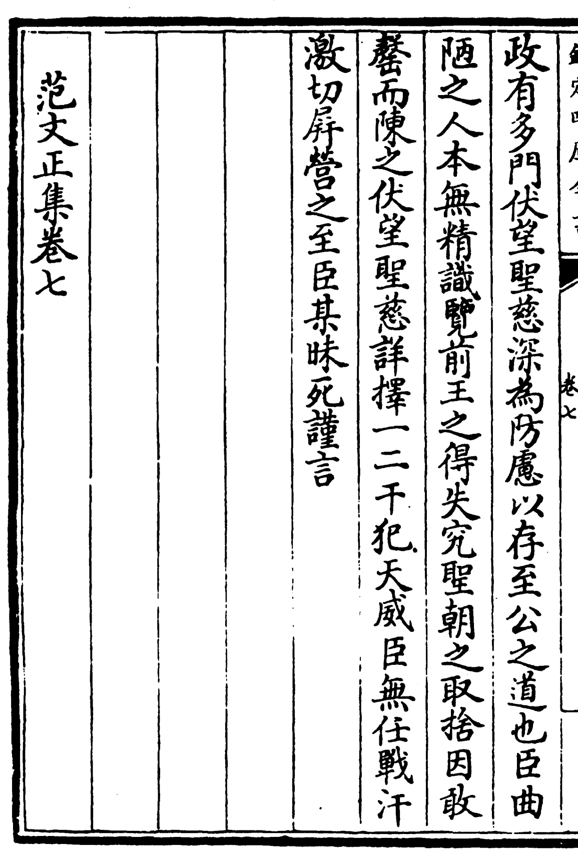
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

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夙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為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

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說不以淺末為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

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羣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容陳得失未可盡以為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揺

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偽而辨雖聖鑒
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
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
之言便以為實内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譖之人緣隙
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忠使内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
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
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纎佞侍國
恩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



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謹言

范文正集卷七